# 新媳妇

      第一章

牛家村今天办喜宴，办喜宴的人家是牛家村的村长——朱富贵家。朱富贵生了两个儿子，今天是他的大儿子成亲。村长家办喜事，参加婚礼的人当然多啦！拜完堂以后，新娘子被送进洞房，新郎官则被村里的大小伙子拉去喝酒，等到酒席结束，新郎已经醉得人事不省。洞房还没闹新郎就倒下了这可是不吉利的，怎么办呢？有好事者就提议让朱富贵代替儿子。不是说儿女是父母的债么，儿子不行那就老子来。

牛家村不是重要集市，一年到头没什么热闹的事，唯一热闹的时候就是村里有人成亲，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村里人那肯这么轻易放过。再看朱富贵表面推脱可是心里乐得不行。一双眼睛不断瞄向坐在床上的新娘子。

说那新娘子还是十里八乡的美人，家里条件不错，新娘的母亲就在前来提亲的人里挑挑拣拣，至于为什么选中朱富贵的儿子朱大宝呢？这一来啊，朱大宝像他妈长的那叫一个英俊，身材又像朱富贵虎背熊腰，一看就是个好的。又有一个村长老爹，家里一排青砖瓦房不要羡煞旁人。二来，他家出的聘礼也多，新娘的母亲是个贪财的那肯放过这么好的女婿，自然乐得把家里的赔钱货嫁给他。

继续说洞房的事，朱富贵假意推脱几番就欣然同意了。拿着本来应该新郎官拿的如意称挑开了新娘的盖头，头盖挑开的一瞬间，洞房一阵吸气声，看客们都暗叹朱大宝好福气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以后有福了。朱富贵呢，眼睛都直了，直勾勾的盯着新娘。那新娘安静地坐在床上听那些人说道要公公要待相公闹洞房一张脸涨得通红，配上她那雪白的肌肤那叫一个白里透红，更显得脸嫰的不行只想叫人咬上一口。更别说她的樱桃小嘴了，看上去小小的，翘翘的诱的人想上前含上一口。朱富贵心里那叫一个痒，恨不得立马上去含住新娘的红唇。

第二章

尽管心痒难耐，但朱富贵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欲望，这么多乡村父老面前失态，以后不要说是当村长了，就是在村里立足都很难。闹洞房算是正是开始了，本来按照习惯应该是新郎和新娘先亲个小嘴什么的，现在新郎醉了怎么都不可能叫公公跟媳妇亲嘴的。有个游手好闲的就说朱富贵现在代替新郎闹洞房就似在扒灰一样，就叫朱富贵在新娘后面做扒灰动作，新娘在前面喊公公扒灰了……此话一出，看客们欣然叫好，朱富贵配合的站在新娘后面，做扒灰动作（正常动作，别想歪）。新娘小脸涨得通红，嘴里支吾着怎么都叫不出来，周围的人群开始起哄：“大声点，听不见……” “新娘大声点，俺们后面都听不到，大声点” ……不得已，新娘闭着眼睛大喊了声：“公公扒灰啦！” “好……哈哈哈……”周围的人哄然大笑。却不知这声在旁人听来好笑的话同在朱富贵耳中那叫一个销魂，简直就像是他已经把新娘丫爱身下狠狠蹂躏了一般。不知不觉间下身的孽根抬起了头……只因上衣摆很长旁人看不出来罢了。

话说本来喜酒就吃的很晚，到现在差不多到该睡觉的时间了，村里人都习惯早睡早起第二天好有精神干活，因新郎醉的不省人事虽他爹代为闹洞房但总归不能叫人公媳二人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多数人看到刚刚那一出觉得欢闹够了就回家了。只有方才那游手好闲的和几个爱闹事的赖在新房不肯走，非要这公媳二人再闹一番。这可是正和朱富贵心意了，他正愁没机会接近这漂亮的新媳妇呢！

于是，朱富贵假装生气的道：“你们这几个兔崽子，平日里不学好，现在还来闹将来有你们好受的……似乎知道朱富贵不是生气似的，那游手好闲的嬉皮笑脸道：”村长大叔，今天大宝哥大喜的日子怎么也得大伙儿乐呵乐呵吧！“又朝身边那几个道”你们说是不是啊？“ ”对啊！大喜的日子，热闹热闹……“新娘子是有苦难言，朱富贵”勉强“点头道：”最后一个啊……“说的有气无力。”好好好……最后一个。“一连三个好答应下来。

这好事者眼珠子轱辘转，徒然眼睛一亮，道：”村长大叔作为新娘的长辈，不好像新郎般与新娘，隔着衣服碰一下还是可以的吧！“ 恩”朱富贵点头。“嘻嘻，那就帮新娘把个尿吧！哪家大人没帮小孩子把过尿啊……”周围几个对他的馊主意都竖起了大拇指。新娘“啊”的一声，羞得用袖子捂住脸，这要是传出去以后她还怎么做人啊，怎么面对自己的婆婆和相公啊！心里想着待会儿千万不能答应，又想给公公使眼色让他也不答应，谁想到这次朱富贵看到她眼色就当没看到似的撇了过去。点头答应了。好事者建朱富贵适时地拍了个马屁：“村长大叔果然一言九鼎，不愧是村长！”“不愧是村长……”那几个附和道。谁不喜欢听好话啊！特别是这时候又达到自己的心意又让人觉得自己言而有信，那心里美得，立马就行动起来。不等新娘反对，就上前贴在她身后手穿过新娘的胳膊放在新娘两条纤细的大腿上，直接将娇小的新娘托了起来。

第三章

上回说到朱富贵把新娘子托了起来，此时新娘子已是尴尬到不行很不得找个地洞把自己埋起来，偏朱富贵还不放过她，竟真的像给她把尿似的动作起来。只见他慢慢把身子放低，同时两腿叉开把新娘夹在中间。没曾想这一动作正好将朱富贵翘起的孽根抵在了新娘的屁股上。新娘到底还没经过人事，虽昨晚她娘给她讲过一点房事但这种是哪里好意思喜欢说都是靠实践得来的经验，因此新娘只觉得公公身上藏了根棍子真好戳到了自己，哪里想得到是之后让她痛苦又让她美到不行的家伙。

再说朱富贵呢！此时已是强虏之末，自己的家伙滴在年轻貌美的媳妇屁股上一想到和她的小/穴就差两层布就激动地不行，待他借着帮新娘子抖尿的时候一下下将硬起的大家伙送到新娘娇嫩的小屁屁时，美得他直接泻在了裤裆里。

想他平时在自家婆娘的小/穴里总能插上几千下才泻，没曾想今天还没入新媳妇的小/穴就泻。不禁有点懊恼，回头一想也对，怀里的可是个处的，自家婆娘不知道被自己上过多少回还生过两个孩子，下面的小/穴早就送到不行，自己都提不起兴趣插她。旷了几个月今天碰到媳妇这么嫩的，才早泄了。

新娘还在奇怪公公的棍子怎么突然没了，这边朱富贵也停下了，怎么得尿也该尿完了，不能继续让人怀疑自己居心不良。那边的几人还在意犹未尽，摸着下巴咂嘴道：“村长大叔，这也没什么意思啊！怎么的也得来个激情的，反正就我们这几个人，大宝哥也醉了没人知道，来个激情的让大家伙过过瘾啊！咱哥几个可都没成过亲，不知道行房是咋样的，你给来个示范呗！咱保证不说出去！你们几个快发誓！”那几个也有样学样发过誓，就等着看朱富贵的呢！朱富贵心里暗暗给这带头的记了一功，他的机会来了！

那新娘则是急得不行，这些人眼看着越来越过，公公也不见制止心中产生疑惑，又想着公公该不会是个老不休的巷战自己儿媳便宜吧！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了一跳，这要是真的该怎么办啊！自己一个弱女子，相公又醉的不行，哪里说得过他们。

新娘正嘀咕呢，这边朱富贵意识迫不及待的想要行动了，只见他装模作样道：“今天叔的儿子办喜事高兴得不行，就让你们开开眼界，不过大家先约法三章，绝不能将今天的事说出去。”那几个见朱富贵真的同意当然点头道是，又殷情的将新郎挪到里床好给朱富贵空位子。

朱富贵暗暗点头赞叹这家伙有眼色。又假模假样地对新娘说：“儿媳啊！看来今晚咱们是躲不过去了，你忍忍很快就过了。”说着不等新娘同意就将她打横抱起放在床上。顺便脱了新娘的鞋又摸了把新娘娇小的脚。

第四章

上回说到那禽兽不如的朱富贵已然将柔弱的新娘放在了罪恶之床，随后自己慢悠悠的脱鞋上床。跪在新娘的一旁好让那几个看清楚，那几个也是不知羞耻的，兴致盎然的围在床前，只余那可怜的新娘用宽大的袖子遮着脸小声抽泣，到这里若还不知道公爹的意图那就是傻瓜，偏她还不能反抗让更多的人知道不然这一生就完了。

朱富贵看新娘遮着脸作无耐道：“本这行房第一步应是两人亲嘴的，只我公媳二人不可肌肤相亲就省了吧！这第二步嘛就是这儿了！”边说边摸上新娘的奶/子，看着浑圆的形状，他早想摸了，现在终于摸到了……可怜的新娘自己洗澡的时候都羞得不敢用力揉搓自己的双乳，现在竟被当着陌生男人的面被自己的公公这样对待，哭得越发哽咽。只恨不得此时一头撞死在这新房里，却有没有这个胆量……

再说那朱富贵捏了人新娘的奶/子还不够有对那些人说：“就这样子还是不够的要想让女人动情，得这样……”话音刚落，拇指食指精准的掐住了新娘的乳尖。“啊——”当是时新娘就发出一声急呼，也忘了哭了，只觉得自己的身子软的不行，下身那羞人的地方也有阵阵酥麻传来，顿时羞得不行，虽遮着脸看不到表情，但那粉红的耳朵还是出卖了她的情绪。

“哦——”看客们恍然大悟，又都猥琐的笑了起来，恭维道：“还是村长大叔厉害，不贵是个中好手。还有哪里么，大叔快给我们指点一番”朱富贵得意地笑。手指沿着新娘的腰滑到她的私密处。这边朱富贵慢条斯理，那边新娘心里又被掀起了一番巨浪，原来现在天气炎热做的嫁衣都是薄纱，那边朱富贵滚烫的手指一路往下，这边新娘的也随之起了一层层鸡皮疙瘩，却又和平时的不一样，只觉得此时酥得不行。

待那朱富贵手来到新娘的私密处，出于本能反应新娘立马夹了腿，却不想将那手夹得更紧了反而更贴近那处，新娘顿时觉得不妙。朱富贵嘿嘿一下趁机立起中指戳在那凹陷处，新娘颤得更厉害了。

那几个看客看到此处眼睛都快直了，下身也不由得硬起来恨不得那被夹在新娘腿间的手是自己的。朱富贵看到他们羡慕的眼神别提有多得意，手下也是不停，毕竟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隔着那薄薄的亵裤，朱富贵这公爹当着众人的面猥亵起了这美丽动人的儿媳妇。只见他一只手在裙底下一伸一缩，另一只手也不闲着，隔着外衣反复揉搓新娘饱满的乳/房。新娘拼命想躲掉朱富贵的手却又无处可躲，只觉得自己命苦又抽泣起来。偏偏自己的身子不听指唤随着朱富贵有节奏的挑拨起了阵阵波澜，下身更是要命的渗起了那羞人的液体。

朱富贵的手就在她的蜜穴外面，这等动静他哪里不晓得，手动的更卖力了。又动了几下突然双指并拢往那珍珠上一捏“啊——”新娘惊声尖叫。同时身子也彻底软了下来。摊在床上连双腿也打开了。

第五章

朱富贵得意的拿出手给那些人看手上的春水，道：“到这时女人就动情了，接下来就是……”说到一半停在那边嘿嘿一笑，众人会意也是恍然大悟。下身却是硬得更厉害了，只觉得难受得不行想找个地方插两下好缓和一下。

待众人以为朱富贵已是结束，想找个地方解手。刚要打招呼离去，却见他掰开新娘的双腿挤到新娘的两腿之间去了。几人交换了眼神，默不作声留下了继续看朱富贵下一步动作。

这头朱富贵又有了新主意，她撩开新娘的裙摆顺势挤到新娘的大腿根部，将自己硬到不行的家伙贴近新娘的小/穴，又放下裙摆，将新娘的双腿抬到自己肩上，转头对那几人说：“这叫直捣黄龙。贵将来这姿势你们用的最多了。”

众人见他如此演示都有点惊讶，想着村长莫不是喝多了吧！还以为刚刚那些已经是他极限了，怎么这厢动作越来越……这还是因为新娘的裙摆够大要是他们看见裙摆下朱富贵的大家伙已然挤到新娘的幽谷中并紧紧地贴住不放不知道会不会眼珠子掉下来。

再说那新娘刚从那刺激的快感中回过神来，便发现公公已不知何时贴近自己下身还有一滚烫的棍棒紧紧地黏在自己的小/穴上，不禁回想起昨晚娘亲教导的，顿然后怕到这是什么东西。便挣扎着要起身，不曾想自己的双腿被公公牢牢地架在肩上怎么都挣不开。此时也顾不得羞人与否只想快点将自己救出来，忙求道：“公公，快将我放下来，这是不对的。”却不想朱富贵厚颜无耻的道：“唉——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无妨！再说这些都是你村中弟弟，他们不会乱说的，是吧？”说完斜着眼看那些人。

此时那些人也有点意识到事情不对头，但有时自己提出来的，不好反悔。再说村长和大宝媳妇也没肌肤相亲，应该不会有事的，便点了头。

朱富贵得了保证更加肆无忌惮，一下下隔着两层薄薄的布料撞击新娘的小/穴。新娘反抗一阵精疲力竭，颓然倒在床上用袖子遮了脸又默默流起了眼泪。

又想着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这些村里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传出去怕是要浸猪笼了，自己死了不要紧，娘家怕是要受自己牵连，尚未及竿的妹妹以后婚事要被耽搁了。这样想着便觉得还不如自己现在一死了之。心里虽是这么想待要行动，自己那不受控制的身子又敏感起来，虽是隔着亵裤但那快感还是从下身不断传来，哪里是她一个未经人事的小姑娘能够经受的住的，又是一大波洪水泻了出来顷刻间将两人薄薄的亵裤弄得泥泞不堪。新娘那本来的想法也是彻底被打断了，只剩下她急促的呼吸声了。

朱富贵的呼吸也急促起来，之前说到他几月未经房事，现在对着这娇小可人的媳妇，又有旁人看着自是又一种刺激，狠狠的顶了几下也泻了。这下两人的亵裤都湿了本就薄这下相当于没有，下身贴的更近了。

那几个看客有几个也是被这刺激的场面激到了，忍不住就泻了。另几个没泻的也趁机躲到一旁用手解决了，所以在场的都是一轻松。

看时间真的很晚了，那几个也借着这机会告辞。只留这公媳二人留在床上，这下新娘真的羊入虎口，贞洁难保了。

第六章

却说那几个看客出了新房，看到满院子只剩下朱富贵的婆娘李氏和他那小儿子还在傻乎乎的里这满院的狼藉，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道德沦丧的事情，不由得纷纷摇头，也不打招呼就离开了。

这两人直到他们离开又把院子里好就回房倒头就睡，作为婆娘都没发现自己丈夫没有睡在身边，不知道要说她傻还是说这是新娘的悲哀，这是注定她今晚要被这禽兽不如的公爹欺辱了。

再回到新房，新娘满心以为这一切的噩梦都已经结束了，哪想到这才是开始。可怕的还在后面呢！

朱富贵见此事人都走光了，更加放心大胆。直接放下新娘的腿，将新娘拉进自己的怀中，让她跨坐在自己的孽根上。新娘被他这举动打得措手不及，忙道：“公公，你这是干嘛呀！他们人都走了，快放我下来。”边说边推朱富贵的肩，想将他推离。

却不想一个弱女子那里是人高马大的朱富贵的对手。

朱富贵伸手一环就将她整个圈在怀中动弹不得，更是得寸进尺贴着新娘的脸道：“好儿媳，刚刚人多，没能和你亲嘴，爹爹现在就补给你。”话音未落，那张大嘴就将新娘粉嫩的樱桃小嘴吃进了嘴里。

新娘拼命的挣扎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朱富贵吃了人家的小嘴还不满意又伸出肥厚的舌头撬开了新娘的嘴，去勾新娘小巧的粉舌。新娘被迫接受朱富贵的舌头，头拼命往后仰企图逃脱，却被朱富贵抵住脑袋再也不能动分毫。

朱富贵吃着新娘的小舌还不满足，大舌一卷将新娘的嘴统统吃了个遍还过了口口水进新娘的嘴，将新娘呛得不行。这才满意的收回了舌头，又不时地亲吻新娘的脸蛋，对这白净细致的小脸爱到不行。

又想到西屋里的黄脸婆，顿时又激动起来，休息了片刻的孽根又抬起了头。

因着这姿势的原因，又经刚刚那两次泄洪，这回这大棒竟是直接带着亵裤抵进新娘未被开拓的小/穴，顿时让新娘痛得不行。

第七章

新娘不停地挣扎，却不想越动那大家伙陷得越深，就越痛。如此恶性循环，又泪流满面。

朱富贵到底心疼新人，忍住往里挺的冲动，将新娘的身躯微微抱起，让那大棒稍稍出来点却又不远离依旧与那蜜穴紧紧相依。

新娘这才觉得好点，不由得停住了眼泪。朱富贵见新娘被自己哄住又黏了上去，一只手更是从新娘的媳妇下摆伸了进去，穿过新娘的小衣直达新娘的乳/房，那滑腻的娇乳正好让朱富贵一手掌握，朱富贵不禁猜测，这儿媳就是上天为自己准备的，不然哪里会如此合适。

再说那新娘被朱富贵袭了胸，这回可不是刚刚隔着衣服摸，这可是直接接触，感触也比刚刚更深，身子又开始发软，只觉得此时舒服的不行，又拼命的与那要命的快感相抵抗。心里不断提醒自己这是不对的，这是乱/伦。

这可怜的新媳妇哪里抵得过朱富贵这侵YIN十几年的老手，人那两根手指往新娘乳/尖一撮，新娘顿时一颤倒在朱富贵怀里头靠在朱富贵肩上，哪里还有半点意志反抗。

下面的小/穴更是空虚的不行，有事奇痒无比，就想着有什么东西能够捅进去帮她止止痒。

朱富贵见她的表现哪里还不知道新娘已经动情，无声一笑，伸出舌头舔上了新娘唯一露在衣外的细颈。

也不知道新娘这身子是不是过于敏感，就这么一舔，又让她到了一小高/潮。下身那水啊是止也止不住，更湿了。

朱富贵这是倒也不再像之前那么猴急，只慢条斯理得挑逗新娘，在她身上各处点火。不多会儿，新娘就熬不住主动勾上了朱富贵的脖子。还不时的挺两下小蛮腰让自己的小/穴摩擦朱富贵的肉/棒，来寻求刺激。

朱富贵见时机成熟，就将手抽了出来。又两手同时伸进新娘的罗裙将她的亵裤退到大腿上，随即抬高新娘的身子解了自己的裤腰带，释放自己早已暴怒的肉/、棒。

只见那肉、棒如婴儿臂般粗细，上面青筋暴起，那龟、头更是有鸡蛋大小。这会儿得到释放更是坚硬。

朱富贵慢慢掰开新娘的花瓣，将龟、头抵在穴口来回划了两下，待龟、头沾满新娘的汁液才慢慢挺入。就见那紧闭的洞门被慢慢打开又因敲门棒是在太粗而被涨得极大，只剩薄薄一层。

新娘因被入而清醒，朱富贵见此立马改变策略，毫不怜香惜玉地捅破了那坚守了十多年的薄膜来到洞穴深处。“啊——”新娘因被破身而尖叫，更是因为剧痛浑身僵硬顺带下身也是紧紧绷住。

这可苦了朱富贵，原本就因为新娘的紧致而苦苦忍耐，被新娘这么一崩，差点就泻在新娘的身体里。不由得深吸一口气，总算是忍住了想泻的冲动。一边还不停地在新娘的珍珠上揉搓尽快让她适应。

第八章

缓了好一会儿，新娘总算是放松了，却是泪水连连，怎么都止不住。这都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看新娘哭的如此悲伤，朱富贵心疼啊，但这又都是自己惹得，只得轻声细语的安慰新娘：“乖媳妇，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都痛了。都是我不好，谁让你长这么美，是在忍不住，都是我的错，你别哭了，要不你打我两下。”说着又执起新娘的手，拍打自己的脸。

新娘缩了手，他又捧起新娘的脸蛋吻她泪痕，亲她的眼睑。动作轻柔，新娘有事不经人事的，哪经得起这般呵护。渐渐缓和了，只带着哭腔道：“公爹这样做让我怎么面对大宝啊！要是他知道了我还怎么活……”又想哭，朱富贵忙道：“乖媳妇，你别急有我呢！我的小宝贝/儿，定不让你受委屈。别哭了昂——

又轻抚新娘的脸，哄了片刻。新娘总算安定下来了，才想起公公的大肉/棒还在自己体内顿时觉得羞得不行，又涨得难受。

动了动身子让朱富贵把家伙拔出去。

这不动还好，一动朱富贵立马爽到，又见儿媳已被自己哄住，掐了她的腰慢慢抽动起来。新娘还没适应想让朱富贵停下，这时那还轮得到她做主啊！朱富贵此时也管不得那么多，只管着自己下身爽的不行，便大开大合起来。

新娘初时还不适应不配合朱富贵，被插到三十几下也慢慢来了感觉，渐渐配合朱富贵的上挺往下沉。这么的又入了一百多下，新娘身体里的快感逐渐堆积到顶点，忘乎所以呻吟了一声，双手更是紧搂朱富贵的脖子，将红润的双层送到了朱富贵的嘴边。

送上门的食物哪有不吃的道理，朱富贵一下子含住了近在咫尺的樱唇，两人口齿相交，交互津液。一时间房间里只剩兹兹声和粗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

当然亲吻的同时朱富贵也不忘狠挺几下，顿时将新娘美到不行，又一次深挺，新娘”啊——“的一声长吟，搂着朱富贵的脖子将自己的身子向后挺成了弓形。下身更是不断咬紧，朱富贵被绞得爽到不行，知自己是逃不过这一次，索性又将自己往上送。又掐着新娘的腰狠狠往下一坐，成功突破层层壁垒又穿过狭小的山门，来到了生命的摇篮。

朱富贵紧搂着新娘的腰，身体绷得笔直，下体不断颤动，一股股精子被直接送到 了子、宫，更有一颗精子突破重重阻碍进入房中，扎下了根。

而新娘先是觉得痛后又被朱富贵滚烫的精液浇灌，瞬间达到二次高潮，脚尖绷直，浑身颤抖。

过了好一会儿，两人才彻底缓过神来，朱富贵好几个月才吃到一次荤的，此时身心舒爽，而新娘呢，则是因为头次体会到这男女鱼水之欢，开始觉得难受可碰到朱富贵这样的的熟手，自然比旁的新嫁娘享受到更多的乐趣。

第九章

朱富贵将新娘的初次得到手也不急着再入一回，只草草的拎上裤子出了门回西屋睡觉。

那边朱富贵得到释放很快就入睡了，这边新娘李婉儿（以后新娘都用李婉儿来代替，过了结婚的那几天再叫新娘有点不合适）浑身酸痛，强忍着不适下床将蜡烛吹灭又把嫁衣脱了只着中衣躺在新郎旁边。看到新郎大宝还穿着衣服又把他的衣服也解了，后将那鸳鸯戏水的被子盖在两人身上合上了眼。却是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废话，谁在结婚当晚被公公强了睡得着啊！）想着明天早上丈夫大宝醒过来要怎么跟他交代，就这么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李婉儿估计是因为心里有事倒是比大宝先醒了。刚想起来，就又倒下了，腰酸的不行。缓了一会儿，才慢慢撑起来等她穿完衣服，又将大宝叫醒。朱大宝昨晚喝多了酒这会儿刚醒头疼的不行，起来看到床榻上的处子血，虽对自己洞房没什么印象但这血可是货真价实的，那昨晚肯定是成事了。（可见这朱大宝也是个糊涂的）也不多说穿好衣服出去洗脸漱口。李婉儿正惴惴不安哪想朱大宝一声未吭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了，就有点忐忑。跟着朱大宝出门，看到他笑呵呵得跟小弟打招呼不像是知道，就又放下心来。

新媳妇进门第二天要敬茶，这会儿朱富贵两口子已等在堂屋，朱富贵媳妇刘氏虽对李婉儿起晚了有所不满，但又想到是新婚，儿子肯定要折腾，也就没吭声。

朱大宝夫妇跪在垫子上磕头进茶，这媳妇算是娶进门了。

吃完早饭，朱富贵出门了，小叔子也去了学堂。朱大宝昨晚宿醉头还疼着就回屋歇着了，刘氏抓了一把瓜子出门唠嗑，就剩李婉儿在灶房洗碗。

李婉儿只觉得屋内一暗，抬头一看，竟是朱富贵去而复返。想到昨晚和朱富贵的总总，脸上一燥，变低了头。却不知她这一低头将那雪白的细颈露在外头，对没吃饱的朱富贵来说是多大的诱惑。

朱富贵走过去自后头搂住李婉儿的纤腰，心里有事一阵满足，这不盈一握的如柳的腰身可不是刘氏那生了两个孩子以后的水桶腰可比的。又觉得李婉儿那小鹿一般缩在怀中的样子煞是可爱。

低头便往李婉儿的耳垂上亲了一下。李婉儿又是一颤，声音微颤道：”公公，别这样——“朱富贵有意刁难她，对着她的耳朵吹了口气，看着李婉儿颈间起了细细的疙瘩，得意道：”别那样？婉儿跟爹爹说说！“

李婉儿头更低了，轻声说：”公公，我们这是不对的，我是大宝的媳妇。“朱富贵哼了一声：”大宝只是跟你拜堂，论起来我才是你相公，我们可是有夫妻之实的。“说完，手又不老实的摸进了李婉儿的衣服里，顺着下摆往上直接揉上李婉儿的嫩乳。

李婉儿被他说得羞得不行，只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毕竟朱富贵说的是事实。又害怕婆婆家来被她撞见，隔着衣服抓着朱富贵的手不让他再肆虐，哀求道：”公公，别这样，待会婆婆就回来了，会看见的。“

朱富贵无所谓的道：”放心，那婆娘最爱唠嗑，不到中午不回来。足够我们弄两回了。昨晚上爹爹体谅你没尽兴，今天婉儿你也体谅我一回，让爹爹好好疼疼你。“

第十章

说着朱富贵便亲上了那细颈，李婉儿只觉得被他亲过的地方一阵阵酥麻感穿来，惹得她浑身都酥了，哪还有力气反抗，只闭着眼睛软软的靠在朱富贵怀里。

朱富贵见她如此听话，手上更是不停。衣服下的那只手包裹着李婉儿的酥胸，时不时的抓一下，感受着她的柔软。另一只手更是来到了李婉儿的下身，隔着罗裙去扣弄她的小/穴。

李婉儿此时已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能听到她舒服的哼哼声。头仰得高高的，似乎在邀吻一般，这种机会朱富贵当然不会错过。

低头一口含住李婉儿的樱桃小嘴，吸了两下觉得不满足。肥厚的舌头挑开了她的双唇，伸了进去。李婉儿嘤咛了声，忘情的与他唇齿相交，更是与朱富贵玩起你进我退的游戏。

两人玩的乐此不疲，朱富贵渐渐不满足。抽出手捏着李婉儿的下巴狠吸她的舌头和津液。等朱富贵满足了，李婉儿的双唇已是红艳欲滴，便又低头亲了口。

又觉李婉儿背对着自己亲着不舒服，便将她转了个身搂在怀中。对着李婉儿又是亲又是啃，渐渐的不满足于颈部，便解了李婉儿的前扣，露出了那鲜红的肚兜。

看着李婉儿胸前的饱满又是爱到不行，想到昨晚忙着与儿媳交欢缓解自己的欲望却忘了儿媳的酥胸了，如此厚此薄彼实在是该打。迫不及待的解了那小衣，那浑圆就这么展现在朱富贵的眼前。

一时间朱富贵竟忘了呼吸了，这才是真正的美啊！想到自己婆娘那松弛下垂的胸还有胸前乌黑的奶头，哪有眼前这玉峰挺拔，乳尖粉嫩的好看诱人。将大手对上去正好在一掌之间，任意揉捏那嫩白又从指缝中透出来煞是诱人。

朱富贵肆意揉捏着李婉儿的酥胸，又觉不够捏着那粉嫩的乳尖咬了上去。”哎哟——爹爹，您轻点，咬疼人家了！“朱富贵放开那乳尖冲着李婉儿 嘿嘿一笑，又是叼着另一个，又吸又咬。不时地用舌尖蹭过，惹得李婉儿浑身一颤，只觉得那酥麻感从乳尖传遍了全身又聚集到两腿之间，甚是痒痒。

不自觉的伸手缠上了朱富贵的脖子挺起自己的胸凑近朱富贵，只李婉儿长得娇小，朱富贵又长得甚是魁梧，身高差距太大，朱富贵凑在李婉儿胸前便要矮身实是累的不行。又舍不得松开那诱人的水蜜桃索性双手托起李婉儿的翘臀让她双腿缠在自己腰间。

李婉儿怕自己摔下来更是抱紧朱富贵，这下可是便宜了朱富贵整个埋在温柔乡中好好享受了一番。等朱富贵总算是吃够了，将李婉儿稍稍放下，又发现了这姿势的好处，因为啊——朱富贵的大家伙翘起来刚好顶在李婉儿的凹陷处，可不正好嘛！

第十一章

李婉儿昨晚已尝到了这巨物的好处，这会儿被顶着，那蜜穴里的泉水更是止不住，待朱富贵伸手往里探寻，便摸到一手的蜜汁。李婉儿羞得满脸通红埋首在朱富贵的颈间不动。

朱富贵调笑道：”婉儿，这是想要了，恩？“”不说话那是不要？“见李婉儿不答有坏坏的用手指在李婉儿的蜜穴里捣鼓，又揉搓花穴里的珍珠。”啊——爹爹，你好坏啊！别这样对人家。“李婉儿终于忍不住了。

”告诉爹爹，想不想要爹爹？“说着又是在李婉儿的花穴里抠了两下。

”啊——“李婉儿刚喊出声，忙又止住，咬着唇，羞涩道：”我要爹爹“

”要爹爹什么？“朱富贵还不满足，继续追问。

”要……要爹爹的……的大家伙……“李婉儿闭着眼睛小声答道。

”哈哈……“朱富贵大笑。”既然婉儿要，那爹爹就把大家伙借给婉儿，你可要好好招待它。“

说完，空出一只手解开腰带，没有腰带束缚的裤子立刻掉到了地上。又将李婉儿的亵裤解了，她的罗裙荡下来倒是不碍事就没动它。

朱富贵翘起的巨物，在李婉儿的蜜穴口蹭了两下。李婉儿被它烫得直哆嗦，可朱富贵就是不进去。李婉儿意识被挑起了情欲，花穴深处更是空虚的不行，就想找根棍子捅两下解解痒，偏朱富贵又这样吊着她。心生委屈，泪水就冒了出来。

朱富贵看李婉儿都急哭了忙哄她：”乖婉儿，别哭了，都是爹爹的错，爹爹这就给你，小心哭坏身子，爹爹的心都碎了。“

说着，就用那鸡蛋般大小的龟/头微微顶开了那正喷发的泉眼，似是确定找对了位置，只见朱富贵将李婉儿的身子微微放低，然后屁股一撅狠狠地顶了进去。

”啊——“李婉儿痛叫一声：”好痛啊，爹爹。你快出来，人家小/要坏掉了，呜呜——“

这李婉儿昨晚才开包，虽说这会儿有蜜汁润滑，到底小/穴紧致，哪里容得下朱富贵那婴儿臂膀粗细的巨物，顿时痛到不行。再说朱富贵他现在也难受，李婉儿的小/穴本来就紧，又因为痛夹得更紧，他只觉得那处紧咬着他的肉/棒像是要把它咬下吞进肚子似的。

想要拔出来吧！那处像是旋涡似的，让你越陷越深更别提拔了。只得劝李婉儿让她放松：”好婉儿，你咬得爹爹太紧，爹爹拔不出来了，乖，放轻松，等会儿就不痛了，昨晚不是好好地吗！爹爹给揉揉昂！揉揉就好了。“

边说朱富贵边揉捏李婉儿的珍珠，许是这样太刺激，李婉儿的小/穴里顿时又涌出许多爱液，起了润滑作用，比方才好了很多。

朱富贵又试探性的挺动了两下，李婉儿哼哼两声没再喊痛，朱富贵便放心的抽插起来。

开始还担心李婉儿受不了，几下过后也没见她再喊动作就大了。

朱富贵抱着李婉儿的翘臀，自己的屁股不停的往上挺，插/入，拔出，那穴里泥泞的不行，插/入的时候似要突破重重阻碍，拔出时又吸着不放。那感觉真是要了朱富贵的命了。

第十二章

此时哪还管什么花样，只照着自己的欲望，次次全部拔出又狠狠插/入，因两人是站着的，朱富贵顶入的时候，李婉儿难免下落，正好方便朱富贵，次次顶进花心。

朱富贵只觉得里面还有一张小嘴在吸着自己的龟/头，舒服到不行，进入的时候越发用力。李婉儿呢！开始是痛，又有觉得酥，等朱富贵次次那处肉眼，就觉得一阵阵酸，一阵阵麻在身体里积聚。

李婉儿受不住那刺激的感觉张着小嘴呻吟：”啊恩——啊——轻点——啊——“

这可真是火上浇油了，那呻吟就像是春/药让朱富贵更加兴奋了，急走两步将李婉儿往墙上一抵，狠狠地入了进去。

”啊——“李婉儿一声长吟下身不由得溢出更多的爱液，顿时甬道里泥泞不堪。

朱富贵此时也到了高潮点，抓着李婉儿的腰一下下的狠插，次次抵达花心。”啊——爹爹，我不行了，您轻点——轻点——啊——啊——死了——死了——啊——“又是一次高潮，李婉儿的下身不断紧缩，肉壁不停的蠕动。朱富贵再也把持不住精关，终于泄在了李婉儿的小/穴深处。

两个经历了高潮的人就这么抱在一起靠在墙上急喘。许久，才恢复过来。李婉儿松了两条长腿，慢慢的在地上站稳。因她的动作朱富贵的肉/棒也从她的小/穴里滑了出来。

朱富贵抱着她道：”婉儿何必如此急着与爹爹分开，咱两最好一直连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好！“

李婉儿轻捶了一下他的肩膀道：”公爹胡说什么呢！还有相公和婆婆呢！“又望了眼外面的天色道：”公爹，时候不早了，咱们快收拾一下，婆婆快回来了。“说着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仪容。

朱富贵见天色果然不早，就将自己的孽根收回了裤腰里。只就这么放过儿媳又有点不甘心，就又抱着她啃了起来。等那张小嘴红艳艳才满意的松嘴，李婉儿总算是能喘口气了，扶着墙壁狠喘。

等朱富贵离开灶房，李婉儿开始收拾今天中午要吃的菜，只走了两步就觉得自己的腿抖得不行。只得坐在板凳上歇息，好一会儿双腿才有点劲，赶紧动手煮饭。心中不断埋怨朱富贵，道他怪用力，又想到那会小/舒服到不行又红了脸。

在刘氏回来的时候，李婉儿总算是将饭煮好了。又回房里叫醒了朱大宝四人开饭了。

吃完饭，朱富贵回了房里午睡，刘氏又出门了。小夫妻俩一同回到新房，朱大宝拉着李婉儿的手道：”媳妇，辛苦你了！快谢谢，都怪我昨晚鲁莽，你快歇歇，脚步都有点不稳了。“

李婉儿被他的话弄得尴尬的不行，心想若你知道这是公爹干的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内疚。面上不显，顺从的躺在床上，可能真的累狠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等到李婉儿终于睡醒了，发现朱大宝坐在床边盯着她看。李婉儿脸上因睡觉而出现的红晕更红了，娇羞道：”相公，你看什么呢！“又拿了被子遮住半边脸。

朱大宝挠了挠头，憨厚的笑道：”我看娘子长的好看，嘿嘿！“李婉儿啐了他一口又白了他一眼。殊不知这一眼看在朱大宝这未经人事的人眼中竟是像在给她抛媚眼一般，心念一动，俯下身亲住了李婉儿的双唇，只可怜他一初哥儿也不懂亲吻的技巧，只压着李婉儿的双唇捻转。

李婉儿经历过朱富贵这情场老手再被朱大宝这一亲高下立分，心里就有点不乐意。假装喘不过气离了朱大宝的唇，又轻推了他一下，道：”相公这大白天的，白日宣yin（这字被和谐了）不好。“也不想是谁今早在灶房里被入得美到不行，可惜朱大宝不知道情况，还以为李婉儿害羞，自己又过了瘾，就真的放过了她，想着今天晚上再来。

第十三章

晚饭过后，朱富贵白天满足了晚上又是早早睡去，可怜他婆娘正是三十如狼的时候被朱富贵旷了几个月小/穴里痒的不行，极想让朱富贵的大棒子入两下解解痒，可惜朱富贵压根不碰他。刘氏恨得不行，以为朱富贵又是和村里的那个寡妇弄过了，又想是哪个寡妇，明天找她麻烦。哪里想得到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朱富贵新婚当晚就和儿媳搞上了。

又说新房这边朱大宝一进房就迫不及待的抱住李婉儿，直接将她扔上了床，自己紧接着压了上去，胡乱在李婉儿的脸上乱亲。李婉儿被他毫无章法的亲法弄得很不舒服，不禁皱了眉，又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丈夫自己又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也就没出声，躺在那边任他动作。

这边朱大宝亲着又觉得不满足，见媳妇这么配合，直接解了她的外衣，露出了里面绣着大红牡丹的肚兜，衬着李婉儿雪白嫩滑的肌肤煞是诱人。朱大宝的呼吸顿时乱了，喘着粗气就贴了上去，大手隔着肚兜揉上了那两山峰，只觉得手下柔软的不行。又拨开了那肚兜入眼就是那粉红的朱果，细看之下那朱果竟是有点破皮，朱大宝觉得自己昨晚定是喝醉酒控制不住自己伤了媳妇，又是一阵懊恼。

如今对着这浑圆更是小心翼翼，轻轻舔上那朱果，只觉得味美。大口吞上那浑圆，另一只手握着那只顺时针揉搓，下身那祸根已然抬起了头。李婉儿开始虽说不是很喜欢朱大宝的亲吻但这会儿被朱大宝这么吸着乳尖，又不时的或舔或嘬，脚底升起一股酥麻，小/穴就有点湿了。

朱大宝玩弄一番李婉儿的双峰，渐觉不满足，沿着那纤腰顺势抚上了那私处。迫不及待的褪了她的罗裙及亵裤，女人完美的胴体展现在他眼前。看着这柔滑细腻玉体，朱大宝忍住不呼吸着沉重起来，又觉下体是在涨得难受，深吸一口气亲上了那平坦的小腹。这滑腻的肌肤另朱大宝爱不释手，李婉儿轻吟一声动了下腰，下身泉眼水簌簌直流。

等朱大宝亲到那处，见李婉儿的小/穴红肿的不行，更是疼惜李婉儿。轻轻吻上那红肿的花瓣，李婉儿身体一颤，体内春液更是一股股往外流。朱大宝对着那花径猛地一吸，”啊——“李婉儿的身子彻底瘫软，春液直流，朱大宝大口大口全吞了下去。

”媳妇，真好吃！“说完又是嘿嘿一笑。李婉儿无力的抬起手臂轻捶了他一下，又倒回了床上。

朱大宝经过刚刚的调情，此时再也忍不住将裤子一褪，孽根猛地弹了起来。这朱大宝不仅身材长得像朱富贵，竟是连祸根的和她分毫不差。

对着那蜜穴狠狠一入，两人同时叹息出声。头次被这么紧致的包裹，朱大宝哪里还记得其他，只不停的将自己送入洞穴深处。那么大开大合几次，竟是受不住这刺激，直接泻了。朱大宝抱着李婉儿颤了几下，只觉得自己登上了天。

再说这李婉儿刚被朱大宝那大棒挑起，那货确实个不中用的半途而废，这就对朱大宝有些怨怼，想着朱大宝年纪轻轻竟是不如自己的父亲。她也不想想朱大宝这初哥儿哪里比的上久经沙场的老手。

李婉儿正腹中埋怨，不想那朱大宝又是有了反应，在她身体里停歇的软肉不知不觉间已坚挺如柱。等她反应过来，朱大宝早已在她身上耕耘了。

朱大宝跪在李婉儿两腿之间，双手搂着李婉儿的大腿，将李婉儿被他用力撞出去的身子不停往回拉，次次深入直将李婉儿撞得魂都丢了。只觉得舒服的不行，哪里还有怨怼，嘴上更是直哼哼：”夫君，轻——恩——轻点——“

朱大宝箭在弦上，此时已是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见了，只一味的挺入，一时间房间里只有李婉儿高昂的叫床声和肉体相撞的啪啪声交织在一起。

第十四章

只听得床一阵剧烈晃动复又安静下来，房内只余下沉重的喘息声。朱大宝伏在李婉儿身上闭着眼睛回味刚才那蚀骨的销魂，觉得自己这是自己这辈子做过最欢愉的事了！难怪那些成了亲的小子说起这事来总是面带古怪的笑容，想来是想起自己在自家娘子身上作怪的情形了。

李婉儿这会儿已经浑身酥软，虽被朱大宝压着有点喘不过气，却是连抬手的力气也没有了。想自己方才还将相公和公公作比较，没成想两人果真是亲生父子，在这方面都如此的厉害。想到自己以后要伺候这两父子不禁暗暗叫苦，但那又想起那飘来的快感又是美得不行。

李婉儿转念又想到自己是刚出嫁的新媳妇却经历了两个汉子，脸上不禁红了起来，与刚才那情欲使然的红晕交织在一起，可不是人面桃花么！朱大宝张开眼睛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

心中一动，胯下那物竟是又昂起了头……李婉儿只觉得腿根处有一炙热顶着自己，又看到相公那古怪的表情，不禁暗自叫苦。可也来不及了，朱大宝已然将自己的肿胀抵了进去……

如此这般一番折腾，李婉儿终是抵不过年轻力壮的朱大宝，昏睡过去。睡前朱大宝还依旧在她身上卖力耕耘。

第二天，李婉儿醒来的时候身边已经没人了。突然想起还要做早饭，猛地坐了起来，腰间却是一阵酸痛，像是被人捶了几拳似的，身上也是青青紫紫。李婉儿心中对着朱大宝腹诽几句，踮着脚下了床，却是连站都站不稳，有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那厢朱大宝向他娘告了假，言道自己媳妇身子不利，让他娘多包涵，自己转头扛着锄头神清气爽的去了地里。

朱大宝他娘看他这样子哪里还不知道李婉儿到底是为何身子不爽利的，想到他们两人蜜里调油，自己却被相公弃在一旁，心中顿时生出几分不满。哼了一声去灶房做饭。

朱富贵坐在屋前听到朱大宝的话，就知道昨晚两人的好事成了。心中生出几分不爽，感觉自己的女人被人睡了，又无处可说，别提有多窝囊。他也不想想这到底是谁的媳妇，以为自己把李婉儿的第一次睡了就当成是自己女人了，真正是可笑。

李婉儿坐在床上歇了好一会，总算有点力气，扶着腰慢慢挪到梳妆台前，梳头。正梳着头发，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还以为是朱大宝回来了，道：”相公，你可是回来了！“

回头一看，却是自家公公，把李婉儿唬了一大跳。按着胸口，娇嗔道：”公公，你怎么来了？“朱富贵见李婉儿单手按着胸口更显的胸前那对玉兔诱人，顿时咽了口口水。李婉儿见他如此色相，加之自己已和他成了事儿，此刻也不怕他，白了朱富贵一眼，继续梳自己的头发。

朱富贵随手将房门一关，来到李婉儿身后看着她梳妆。后又忍不住抚上了李婉儿的肩膀，轻捏。又觉得这样不得劲儿，索性俯下身从后拥住李婉儿，双手交叉在李婉儿的胸前，正好握住那对挺拔，忍不住就揉弄起来。

李婉儿梳子一放，轻拍他作怪的手，道：”放手——“朱富贵只当没听见，继续他的事业。李婉儿见他不收手，索性就将他的手拨开，反身站了起来，面对这朱富贵道：”公公，大白天的，婆婆还在家呢！让她看见那还得了？“

终结

朱富贵生了一早上的闷气，这会儿子李婉儿还不让他碰了，心中不喜，脸色顿时难看起来，沉声道：”怎么，昨晚大宝抱你弄爽了，现在不喜让我碰了——“

”公公，你瞎说什么呢？“李婉儿脸色有点不好，又怕朱富贵说话大声惊到外面，只得小心应付朱富贵，道：”这不是怕被人看到么，再说，连着被你们父子俩那个，人家那里都快坏掉了——“

朱富贵这会儿又不气了，笑眯眯道：”怎么样，老朱家的种都带劲儿吧！“边说边又不老实起来，一手放到李婉儿的翘臀上揉捏。

李婉儿白了他一眼，知道多说无益，索性任他所为。又想到这父子俩的巨物，暗道难道老朱家的根都这么大？不知道那正上学堂的小叔子那物如何，想到这儿不由得在心里骂自己，都在想什么呢！她是嫂子！

这边朱富贵见李婉儿没动静以为她服软了，得寸进尺挨了上去，张嘴吸上了李婉儿的粉唇。

李婉儿嘤咛一声，粉拳紧握，轻捶了朱富贵一下，终是无力的靠在朱富贵怀里。不多时更是动情的楼上了朱富贵的脖子与他玩起了你进我退，互相吸食对方的口水。

两人厮混了一上午，听到门外有动静才分开。此时，李婉儿已是双唇鲜红，衣衫不整。朱富贵惋惜的盯着李婉儿的双乳，是在不想就此结束，又事没办法，小心翼翼从李婉儿的房里出去。

李婉儿也急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又坐到梳妆台前挽发。仔细检查过后才一步一摇晃的出门，见婆婆一再灶间烧饭，李婉儿很识相的坐下烧柴。

刘氏瞪了她一眼，”哼——“了一声继续烧菜，只把那铲子与锅撞得砰砰响。朱富贵在外间听到动静吼了她一声才有所收敛。只在嘴里不停叨叨说是娶了一个懒婆娘，又是个会勾人的，把自己的儿子勾得忘了老娘诸如此类的话。

吃完午饭，刘氏照旧出门唠嗑，可是方便了朱富贵与李婉儿偷情。只李婉儿处子之身连着伺候他们父子到底身子不爽利，到晚间那处就肿的不行。

朱大宝见李婉儿那处是在红肿，生生忍住那不断升起的欲望，抱着李婉儿睡下了。可见朱大宝是真心喜爱李婉儿的，李婉儿自己也是感动的不行，相比起来还是朱大宝比较贴心会体贴人，公公只知道折腾人，真是讨厌——但究竟是不是真的讨厌朱富贵也只有李婉儿自己知道了。

就这么歇了几天，李婉儿总算是恢复了。这天晚上朱大宝知道后，兴奋了整个晚上，第二天李婉儿自然又起晚了，惹来刘氏无数白眼。还有朱富贵狼一般幽绿的眼光，自然下午又是成了好事。

李婉儿就这么在两个男人之间转悠，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早上，一家人照例在一起吃饭，李婉儿加了一筷子鱼准备入口，哪想到被这鱼腥味熏得直想吐，就这么干呕了几下。

朱大宝以为他身子不舒服，紧张的不行。朱富贵到底看过老婆生孩子，若有所思的看了李婉儿一眼。刘氏则是直嚷嚷道：”老大家的，不会是有了吧！大宝还不快去请大夫！“

朱大宝一脸欣喜，急急忙忙去请大夫，一诊，果真有了，还是洞房喜。把一家人高兴得不行，除了一人之外，那就是李婉儿。她可是知道，自己的初夜给了自己公公，后面又和丈夫同房，也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种？到时候该叫谁爹，又是一笔糊涂账。

朱大宝大笑着在她周围转悠，连刘氏都对她关心有加，朱富贵更是不用说了，说不定这孩子就是他的种，到时候又有个儿子了！世上没人嫌自己儿子多的。想到若是这孩子是自己的，那就是说自己的种子比年轻的儿子的种子还带劲儿，不由得又是一阵窃喜。

总之，到底是谁的孩子还真不好说……

【完】